

名人早年軼事

陳誠的恩怨情仇（下）

● 王健

黃埔初期心生徬徨

黃埔初期最可憐的是陳誠，他由少校營長降階為上尉，初期沒有編制前，鄧演達主持黃埔軍校編成，陳誠由教育參謀官到採購，辦雜務以及鄧演達的個人參謀，可以說是「一肩擔」，每天都在忙，鄧演達告訴陳誠：「我們都是革命，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大家吃點虧算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蔣中正任校長，真正來主持校務了，鄧演達也是吃了虧，編為教導部中校副主任，嚴重是少校教官，第一期沒有砲兵，陳誠是特別官佐，給鄧演達跑跑腿，也就是附員雜差。

黃埔一期最初編成四個隊，由各地初試到廣州學生覆試入學，共四百七十多人，另湘軍的講武堂學生編入第一期的第六隊，第一期沒有第五隊。

黃埔一期學生轉入的第六隊，以年齡來

看，是最整齊的，第二隊的趙子俊已三十五歲，三隊鄭凱鼎三十歲，第四隊李文亞三十三歲，年輕的四隊許錫球僅十七歲。

入學前曾在測量學校畢業，且在粵軍中曾任少校測量隊長的范漢傑，是特殊份子；在北京大學二年級肄業考入黃埔的是四川會擴情，在第一期中教育程度最高。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訓，真正在校學生是七一二員，絕對不是五百人！

所有官生都在加緊訓練，六月間廣州是燠熱的，唯有陳誠除了加入了國民黨，心中像一塊冰，溶化不開，每天辦辦雜務，真不知如何去從！

陸軍軍官學校位於黃埔島，軍校的校址在黃埔，因而變成聞名世界的黃埔軍校，校址是在清末廣東虎門陸軍速成學生所在地，此地清末也曾辦過海軍學堂，雖然荒蕪了幾十年，蒿草滿園，自四月份學生陸續來校，經過圓墩十字鎗的飛舞，到五月十五日，已

有了一定的規模。

各隊門前架了幾付鐵槓，還有兩個木馬，爲了鍛鍊學生臂力與膽識。

時來運轉寒冬逢春

第一期學生自四月份預備入伍，晚間晚自習後有一段時間叫學生練習單槓「懸垂曲肘」，邊上一盞馬燈，陳誠晚上無事，來回走走，總覺得老師杜金壽算命批流年不準，自己是「每下愈況」，閒著唯有「自怨自艾」。

燈影焯焯下，陳誠身材瘦小，他是杭州體專畢業，最擅長是器械操，他在學生面前隨便表演兩手，大家卻大爲驚訝，晚上凡是練不好的成立特別班，請陳上尉來「教」！後來各隊要比賽，早上起床前器械操不好的要惡補，也委託陳誠來負責，陳誠也義不容辭的去執行，以打發無聊的時間。

蔣中正校長對第一期學生倒是全心投入，學生在沒起床前，晨光熹微中已經在校園

中巡視，看到一個軍官在賣力的指導，等校長到了，發口令敬禮，一看是陳誠，晚點名後在燈光下指導的也是陳誠，所以對陳誠的印象特別深刻。

第一期學生彭善、傅正模、夏楚中、顏追鵬都是鐵槓特別班的學生，後來也變成陳誠得力的助手，十八軍的班底。

民國十三年六月開學後，鄧演達這位中校副主任在第一期學生中，以高挑的身材，合身的軍服，長筒馬靴，雪亮馬刺，豐富的軍事學識，良好的實戰經驗，在在打動學生的心，成為蔣中正、廖仲愷、何應欽以外最值得尊敬的師長，他的上課有準備、有條理、有內容，是最叫學生心儀的理由。

民國十三年八月，第二期學生入學，蘇聯第一批軍火是用克斯福號運輸艦運來的，第一期學生徒手教練已經三個月，有了百十隻步槍是向廣東兵工廠半偷半申請弄來的，現在總算有了火炮、機關槍和步槍，革命軍有了革命武力。

蘇聯對南方革命政府是惠而不實的，四門七五日製山炮，每砲一百多發炮彈，遺憾的沒有瞄準具，更沒有剪形鏡等測量工具。

有十二挺重機槍，沒有裝彈機。

一千多支日本明治式步槍，根據當時教練部判斷，這些武器全是日俄戰爭俄軍俘獲日軍的武器，現在惠而不費的送給南方革命政府，做為國民黨容納共產黨的相對條件。三八式步機槍的彈藥很多，大概有百十

萬發，但所有武器非常凌亂，叫黃埔師生很忙了些日子。

這時由上海各地招兵，等兵來了十月初成立了教導第一團，團長由黃埔軍校總教官何應欽調任，砲兵隊有了四門炮，委任一位隊長，校長蔣中正想起炮科出身，每天起得早睡得遲的陳誠，就發表陳誠為上尉砲兵隊長！

七五山炮沒有驟馬挽曳，用人推，火炮沒有瞄準具，用自己做的垂球來瞄準，山炮和步槍一樣，變成直接瞄準！

陳誠帶這六、七十名士兵，三、四位軍官，每天勤操苦練，蔣中正、何應欽看到陳誠從沒辦法中想辦法，感到十分安慰。

十月十三日，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受到香港英政府及陳炯明的煽動，由挪威船哈佛號運槍九千餘支到廣州，中間多次交涉，產生衝突，延至十五日止將商團叛軍徹底削減，陳誠砲兵隊僅放列而已，但陳廉伯的槍械成為成立教導第二團的本錢。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孫中山在韶關的北伐僅是喊喊而已，這時北方局勢大變，於是孫中山放棄了軍事行動，到黃埔視察後經日本東京北上參加國民會議。

民國十四年元月，陳炯明認為孫中山北上，胡漢民是大本營的代帥，想乘虛攻取廣州，在蔣中正率領下的黃埔軍校和教導團的官兵痛恨陳炯明的不仁不義，於是組成聯軍發起東征，所謂聯軍包括了兼總司令楊希閔

擔任左路，中路由桂軍劉震寰擔任校軍右路，當時校軍僅軍校二期學生，校軍教導第一第二團，一共不過六千餘人，其他粵軍滇桂軍和校軍是同床異夢，二月十五日攻下粵東重鎮淡水，陳誠的砲兵隊真辛苦，有火車乘火車，沒火車用人推，砲都推到步兵第一線，砲的護板被機關槍子彈打得拍拍響，砲手躲在護板後，但是陳誠硬挺在槍林彈雨中指揮，這一英勇行為，教導團上上下下對陳誠都有了無比的尊敬，陳誠指揮下的山炮，真是彈無虛發，砲彈轟垮了淡水的城牆，在步兵歡呼聲中攻下淡水，革命軍的砲兵建立第一功，蔣中正親自召見慰勉，在戰地馬上晉升陳誠為少校，這是蔣中正和陳誠建立關係的開始。

鄧演達和嚴重留在學校教育第三期入伍生，第一次東征他們兩人並沒有參加。

校軍可以說是孤軍奮戰，最後一場決定勝負的戰役在棉湖。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教導第一團奉校長蔣中正之命向棉湖攻擊，攻擊陳炯明在和順的部隊。

這一場硬仗對校軍來說是以寡擊眾，陳誠帶的砲兵隊又是砲兵又是步兵，五百公尺以外用炮轟，近距離用步槍射擊，再近了，就拚刺刀肉搏，一直到下午五時教導第二團趕到支援，才獲得全勝，這一場仗打完了，校軍全體對陳誠上上下下都另眼看待，這位矮將是打仗的好手，也和校長蔣中正建立了

同生死的革命情感。

烽火無情生死剎那

一場戰爭下來，因為生死全在剎那之間，許多人會產生同生死共患難的感情，這時的校軍，正是孤兒，孫中山在棉湖戰役那天去世了，友軍的滇桂軍外通陳炯明，內裡看笑話的心情，真正的用意是準備接收校軍由蘇聯援助及沒收商團得來的武器，這些校軍是年輕的革命軍人，和滇桂軍完全是格格不入，但這隻孤軍居然打败了陳炯明，使得滇桂軍的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百思不得其解，起初討陳是聯軍，等到校軍和陳炯明部隊陷入苦戰時，楊、劉兩軍的部隊來一個按兵不動，坐看兩軍惡鬥必有一傷，另外還向大本營胡代帥索取經費，等到校軍擊破了陳軍以後，才發現楊、劉兩軍和陳軍總指揮另有密約，供給情報，協助陳軍抄襲校軍的後路。

由於唐繼堯做梗，而楊與校軍方面絕裂，校軍在民國十四年六月八日開始攻擊行動，十二日即佔領廣州，殲滅了在廣州的楊、劉兩軍。

十三日所有部隊都休息了，許多幹部外出，惟獨陳誠炮兵營不放假，因為俘虜滇軍幾門砲，有瞄準具，還有觀通器材，陳誠非常高興，這總算是真正的砲兵，所有部隊都輪流休假，唯獨陳誠例外，他照常帶著不休假的部隊加緊出操！

陳誠用剪形鏡向白雲山望去，有許多部隊向廣州急進，陳誠判斷這一定是敵軍，這時也來不及通知任何人，他斷然處置，就命令那幾門砲對準部隊的前進路線立即發砲，一群砲彈射過去，在剪形鏡中看到這個部隊亂跑亂躲，整個行軍隊形大亂。

校軍的幹部聽到砲聲，馬上趕急回到營地，蔣中正也由家中到了營房，命令陳誠仍然繼續射擊，所有部隊分別開往白雲山麓，把那不知狀況的楊希閔部及由惠州開來的胡思舜部包圍殲滅，陳誠立了大功，獲得蔣中正校長當眾表揚，而且晉升中校。

寡婦門前蜚短流長

黃埔軍校中共產黨的左派在日益壯大，蘇俄顧問鮑羅廷在中間操縱，孫中山的未亡人宋慶齡更是以發揚中山先生遺志「聯蘇、聯共」為號召，鄧演達在黃埔非常有人望，擁護他的學生在軍校成立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其實是由軍校共黨人員所操縱，等到廣州安定了，這個組織更活躍了！

九、十月間南國是熾熱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擁護鄧演達為領導人，上級指導員是宋慶齡，這時宋慶齡才卅三歲，文君新寡，開會時鄧演達是主席和上級指導員宋慶齡席次非常接近，而宋慶齡若干談話喜歡用英語，鄧演達中學在香港就讀，所以英語也非常流利，兩人面對面，鄧演達香澤初嗅，再看宋慶齡媚態聊人，小巧的嘴邊兩個笑

顰，眉色彎彎，皮膚薄潤柔膩，真恰似凝脂軟玉，兩眼黑白分明，長長的睫毛，在嬌艷如花的面龐平添了朦朧感，兩人座次非常之近，日日開會親近使得鄧演達真是魂不守舍，兩人有時手臂接觸，真像觸電一般！鄧演達喜得美人青睞，宋慶齡如何指導，鄧演達是完全遵從，而且常常藉故到宋慶齡官舍談話，半夜始歸，「寡婦門前是非多」，在黃埔軍校官生間，傳出若干蜚言蜚語的話題！陳誠在校軍聽到這些傳聞，也無法開口向老長官問個明白！

這段時間學校中左派非常猖獗，這個共產外圍組織發展在學校各級單位，並且傳言校長蔣中正也是「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指導委員，蔣中正得到這個消息，深引為憂，如此下去，黃埔軍校將成為共產黨徒的溫床，這時何應欽已經是第一師師長，加緊訓練部隊沒時間管這些問題，蔣中正私自召見陳誠，說明這件事情，於是決定成立「孫文主義學會」，以國民黨正統與共產黨徒對抗，並指定陳誠負責辦理這項工作！

陳誠受領任務後，感到忐忑不安，最主要和恩師又是和對他自己一手培植的老長官打對台敲木鐘，於是和在校工作也非常敬慕的老長官嚴重談起成立以揭發三民主義為主的「孫文主義學會」，請教是否可行？嚴重這時是學生總隊總隊長，本性嚴肅剛直，清廉刻苦，面對這個中共外圍組織已非常感到不滿，但又無可奈何，正好聽到陳誠提議要

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自然大表贊同，而且答允全力配合，嚴重感慨的說：「我這位同學鄧演達居然被『美人計』給引誘去了，我再勸也不聽，辭修！『娘要嫁人，天要下雨』，我們又怎麼管得了呢，我們唯有和他對著幹！」

當時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人多，「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人少，主要是看不慣孫中山屍骨未寒而未亡人傳出許多謠聞，自然有人說「髒唐臭漢」，宮闈中的事，關防再嚴，尚且如此，現在是民國，何況這位未亡人可以說是全盤西化，誰又能管呢？但黃埔師生對本校總理孫中山，可以說把他奉為是「神聖」，神壇上的人物怎麼能做人間醜態偷情的事，間接影響到「中國青年軍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而「孫文主義協會」蓬勃的發展起來，這衝突直接影響鄧演達與陳誠之間的情感，人不能沾上政治，親如父子兄弟都會殺戮相見，何況僅是恩情而已！

二次東征又建奇功

國民政府成立，內部政潮起伏和外圍敵人的謀叛未息，陳誠這段時期極為忙碌，在軍中要訓練他的砲兵隊，在學校要發展「孫文主義學會」組織，他和蔣軍長蔣校長經常接近，彼此間更為瞭解。

八月廿日校黨代表被譽為「廖媽媽」的廖仲愷在廣州中央黨部門前被刺殞命，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師生心目中有極崇高的地位，

僅次於校長蔣中正而已，在黃埔一期學生入學那段時間，全校師生沒有隔宿的糧，廖仲愷降尊就卑向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鴉片煙榻前借伙食費，全校師生感激在心，但這排除異己的暗殺事件，株連極多，九月，前代帥胡漢民、前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先後被迫離粵，盤踞在東江的陳炯明乘機再度進犯廣州，盤踞粵南八屬的鄧本殷隨即響應，企圖兩面包圍，更有來自川軍的熊克武也進駐粵北的連山、陽山，和陳炯明暗中勾結，這時在廣州的國民革命軍是內憂外患，三面楚歌，但這時校軍士氣旺盛，以長痛不如短痛，擒賊擒王，對象仍是陳炯明，目標是天塹——惠州，蔣中正任東征軍總司令。

惠州在廣州的東面，三面臨水，一面環山，地勢險隘，城高且堅，相傳自宋朝以來，沒有一個部隊能夠攻下惠州。

國民革命軍的前身是校軍，砲兵隊因為俘虜了滇軍幾門砲而擴大了，當時共有廿幾門砲，德法日的砲全有，陳誠這段時間勤下功夫來訓練，這次攻城計劃列明，砲兵集中火力射擊北門，等砲火奏效後，步兵再準備爬城，先登上城牆的，賞毫洋一百元，臨陣退卻的，根據連坐法，槍決！

十月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已經廓清惠州城外的軍隊，陳誠仔細根據地圖與現地偵察，決定將六門七五山炮分解後運到飛鵝嶺上，飛鵝嶺雖然不高，但是峭壁挺直，上下不易，何況陳炯明部隊的砲兵在城內正監視這

高地的一舉一動，白天不行晚上搬，不許有燈，不得有聲音，總算千辛萬苦把這六門砲，每砲六十發砲彈在十二日黎明搬上山，白天士兵都休息，陳誠把山上山下全安排妥當，晚上在飛鵝嶺上修築砲兵陣地，天亮前，已經完成射擊準備，九點卅分，攻城軍和陳炯明軍砲戰，砲兵對惠州城內的敵人砲兵陣地、司令部、東門橋，北門上敵人的帳篷，可以說全都命中，蔣中正也在飛鵝嶺，看到砲兵的準確命中，非常高興，下午兩點，開始攻城，惠州的城牆是石條修的，砲彈打得了城垛，打不垮城牆，陳炯明的部隊在城牆上居高臨下，重機槍密集掃射，攻城軍傷亡慘重，第一天徒勞無功！

天黑了，陳誠徹夜的向總司令蔣中正報告：「城太堅固，飛鵝嶺上砲太小，打不垮惠州的石城，今夜我把另外十六門砲全部利用黑夜拉到護城河邊，明天拂曉攻擊，我這十六門砲一起攻擊北門，請總司令要求步兵，今夜替我砲兵警戒，預防陳炯明軍攻擊！」

蔣中正從來沒聽說砲兵運到步兵前面的戰法，但這矮將陳誠有這種勇氣，也就含笑同意了！這叫做「砲兵打衝鋒」！

十三日早上拂曉攻擊，在猛烈砲火下，整片城牆倒了，步兵衝進了惠州城，陳誠真正成了「真英雄」！

革命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凱旋，陳炯明所部除了劉志陸、陳修爵殘部三千多人

逃到福建外，完全覆沒，回師時鄧本殷投降，熊克武離境，在兩廣可說是「烽煙息偃」，這時完全進入新的時代！陳誠變成傳奇人物！

恩怨情仇幾時方休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鄧演達在三期擔任教育長，第四期教育長是何應欽，鄧演達因為政見與男女關係變成國民黨左派，嚴重受到總司令蔣中正的重用，任命為廿一師師長，陳誠是廿一師六十三團團長，廿一師是補充第一師改編的，隸屬東路軍，這是一支非常凌亂的隊伍，師長因為是陳誠的老長官，彼此間有相當的默契！

嚴重帶兵是成功的，他治軍強調「經理公開」、「賞罰公開」、「意見公開」，要求各級指揮官與黨代表「衝鋒在前」、「撤退在後」，嚴禁官兵「賭博」、「狎妓」、「吃空額」，在嚴重嚴格的要求與約束之下，廿一師以一個人員不足被改編的部隊，經過隨著戰鬥而訓練，到了浙江已成為一支軍紀嚴明，作戰強悍的勁旅，陳誠深受其影響，一生以師禮敬重嚴重，陳誠自廿一師、十一師、十八軍及一系列的領軍作戰，完全師承嚴重這一貫的作風。

自十三年六月到十六年六月，因為北伐的進展順利，大家都有了理想的職位，但是在黃埔軍校顯赫一時的鄧演達變成了「斯人

獨憔悴」，在十六年十一月和宋慶齡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也就是第三黨，在國內呆不下去，他們一起到了莫斯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他們的主張是「對寧漢分裂抱排斥態度，以革命手段中止武漢與北京黨部的職權」，這種以孫中山的未亡人買空賣空的勾當是無人理會的，在莫斯科過著另一種生活！

陳誠在北伐時在槍林彈雨下討生活，在浙江遊埠之戰，獲得勝利，桐廬夜襲，也非常成功，克復蘇州，十六年四月，升任廿一師少將副師長兼六十三團團長，等到北伐頓挫，陳誠這時已是廿一師師長，蔣中正第一次引退，陳誠在龍潭之役抱病任左縱隊長，協同第七軍，攻擊棲霞山，雙方血戰六晝夜，最後終於攻克孫傳芳軍陣地，獲得全勝。這次作戰陳誠胃病嚴重，坐著轎子指揮，引起何應欽的不滿，作戰完了廿一師到蘇州整訓，陳誠領了五百塊大洋治療費，獲得免去師長職務的命令，變成無官一身輕！

這時由黃埔一期學生口中知道這是某人和李宗仁與白崇禧合作「逼宮」，叫蔣中正下台，陳誠是蔣中正的愛將，自然「狡兔死，走狗烹」了，陳誠一面去函向在日本的蔣中正報告作戰經過，另一方面和在上海的蔣中正的代表顧祝同連絡，奉指示：「送大洋一萬元，即回青田療養」。這次回家是風風光光的，但是陳誠回青田是閉門養病，在這傷心地不再會客。

蔣中正回任總司令，陳誠又回任廿一師師長，由再北伐到中原大戰，陳誠是蔣的袖子裡一隻老虎，可以說攻必克、守必固。

民國廿年五月，陳誠率十八軍在江西作戰，忽然接到南京急電要他速回南京述職，他將部隊交給副師長羅卓英即回南京報到，等到了首都見到蔣總司令，告訴他晚上到家中吃飯，衣著上注意一點，下午陳誠理髮更衣到了官邸，吃飯時除了蔣總司令宋美齡夫婦外，還有一位明艷的小姐，是行政院長譚延闓的女公子譚祥，這一頓飯吃得輕鬆愉快，原來總司令夫婦蓄意作媒將譚小姐介紹給未婚的陳誠，自然好事天成，民國廿一年元旦結婚，這位賢內助治家有方，成就了陳誠一生事業！民國廿年八月十七日，第三黨靈魂人物鄧演達在上海租界秘密被捕，瓦解了想利用黃埔嫡系武裝反蔣的計劃，當年十二月十六日鄧演達經軍政部會審判處死刑，整個第三黨有宋慶齡的支持，判刑後還想積極求救，最後仍不免一死，與陳誠新婚大概差不了幾天，這還能不說是恩怨情仇嗎？在鄧演達秘密被槍決陳誠大概不知道，當時軍人對政治的感覺是遲鈍的，等知道了消息也唯有對天浩嘆而已！這時在鄧演達去世後，宋慶齡又和孫中山生前的秘書楊杏佛結為密友，楊杏佛曾任東南大學教授，並和魯迅左翼聯盟非常接近，後來被暗殺，宋慶齡又將這筆賬記到蔣中正的頭上，一直到重慶，宋慶齡和蔣中正正是面和心不和呢。



王健「陳誠的恩怨情仇」插圖（文見 139 頁）

①楊杏佛（左）1933 年與魯迅（右）在上海合影。

②與宋慶齡結為密友的楊杏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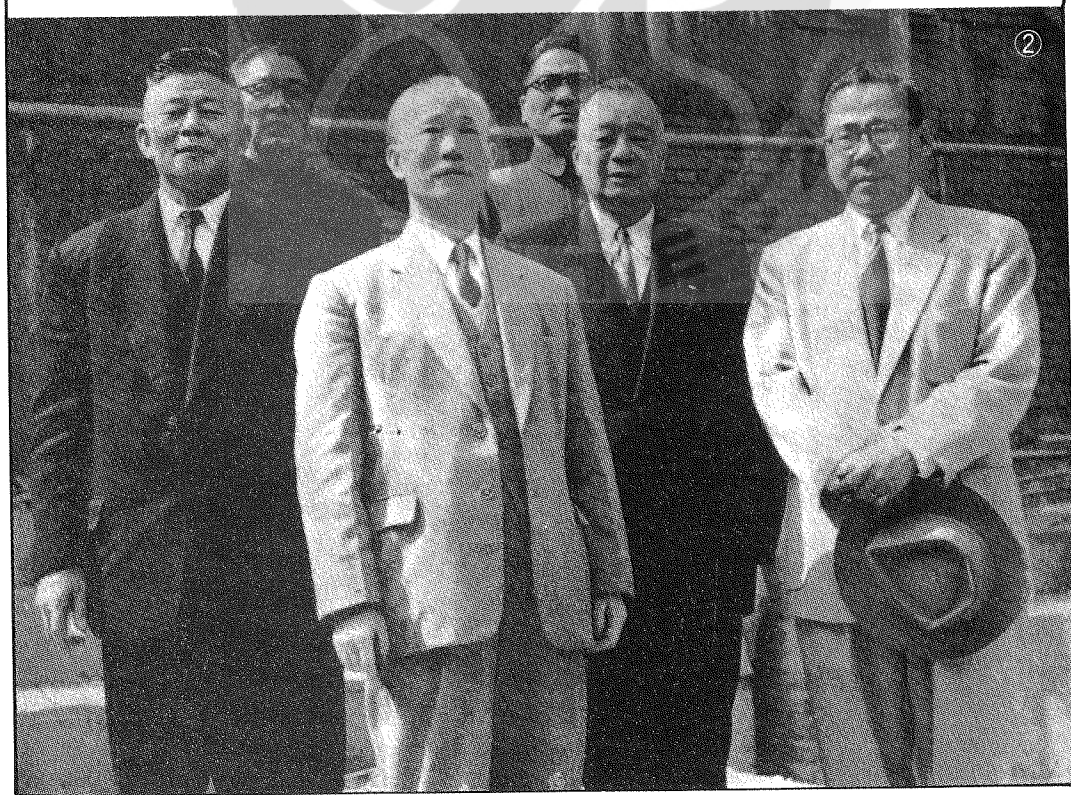
③作者王健訪大陸在宋慶齡故居前留影。





①陳誠(前排左)與嚴家淦(右)黃朝琴(二排右)合影。

②陳誠(中)與黃朝琴(右)王冠吾(左)倪文亞(二排右)李壽雍(二排左)合影。





①民國25年11月陳誠在太原機場與閻錫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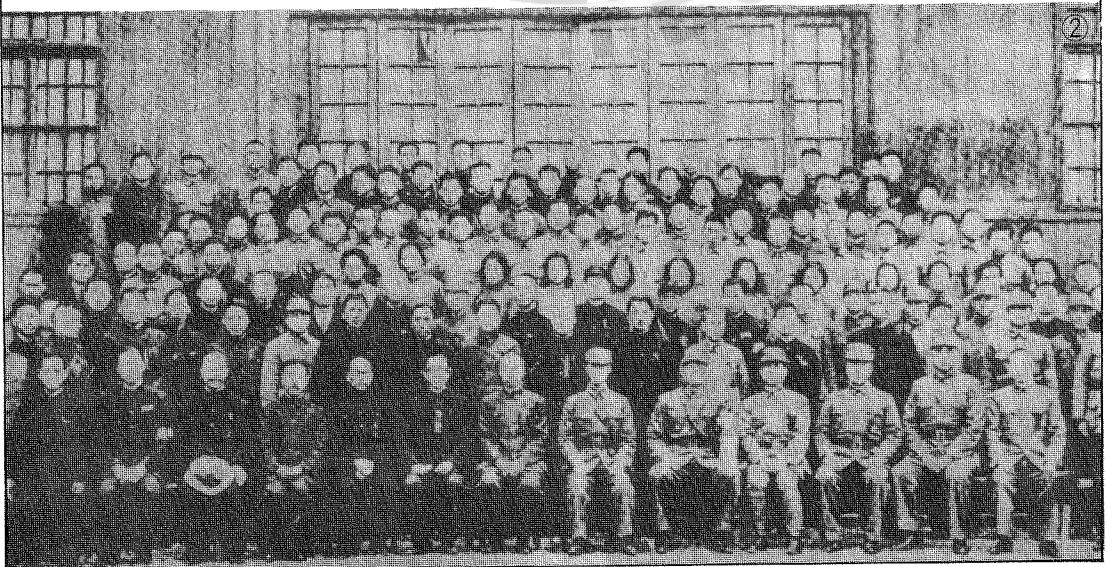
②陳誠(右二)民國14年10月二次東征，攻克惠州城升砲兵少校營長與同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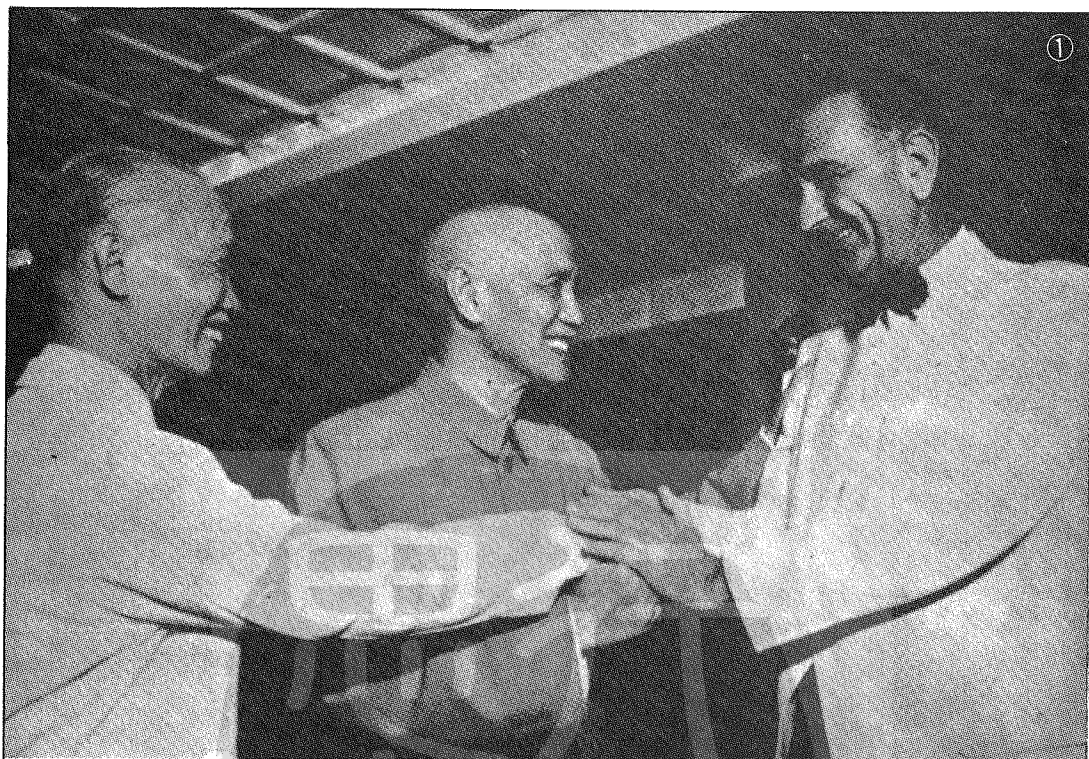




①陳誠實行三七五減租，臺灣農民代表獻旗致敬。

②陳誠（前排中）早年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北支團代表合影。





①右起美國總統詹森、蔣介石、陳誠。

②民國 27 年 1 月陳誠(前中)任武漢衛戍司令招待中外記者。





①民國29年9月湘北抗日戰役，陳誠將軍(右二)與高級將領檢討作戰得失。

②民國20年陳誠將軍(前排右三)參觀日本陸軍官校與該校高級官員合影。





- ①任廣州商團團長時的英人陳廉伯。
②把持桂軍據於一方的劉震寰。
③把持滇軍據於一方的楊希閔。